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三

同治九年。庚午。六月。癸卯。大學士直隸總督曾國藩奏。臣
五月二十九日。覆陳赴津查辦一摺。奉
上諭曾國藩眩暈之症。現已十愈其八。日內如可支持。即著前赴
天津。會同崇厚悉心商辦等因。欽此。數日以來。在署練習行步。
登階降階。不令左右扶掖。雖飲食尚未復常。而兩足漸覺
有力。已於本月初六日。自省啟行。
諭旨飭查各節。容俟抵津後。與崇厚面商妥辦。其傷斃人口。據天
津縣知縣稟報。已獲屍具妥為棺斂者。法國十三人。俄商
三人。其餘尚未查確。其焚毀房屋。據天津縣知縣稟報法

國教堂一處。公館一處。仁慈堂一處。洋行一處。又誤毀英
國講書堂四處。美國講書堂二處。臣與崇厚往返函商。擬
先將俄國誤傷之人。及英美誤毀之講堂。速為料理。應賠
償者。先與賠償。不與法國一併議結。以免歧混。此議能否
辦到。現尚未敢豫期。至教堂牽涉迷拐之案。訊供雖稍有
端倪。尚未能確指證據。天津倡首滋事之眾。彈壓雖漸就
安戢。然而未敢查拏正兇。二者查辦之要。莫大於此。而棘
手之處。亦在於此。臣智慮短淺。此次赴津。深懼措置乖方。
失機僨事。除俟到津後。隨時奏明請
旨遵行外。所有起程日期。恭摺由驛馳報。

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奏起程赴津籌辦情形一摺。據稱教堂奉
涉迷拐之案。訊供稍有端倪。尚未能確指證據等語。此案啟釁
之由。因迷拐幼孩而起。總以有無確據為最要關鍵。必須切實
根究。則曲直既明。方可再籌辦法。至於洋人傷斃多人。情節較
重。若不將倡首滋事之犯嚴辦。此事亦勢難了結。著曾國藩崇
厚悉心會商。體察事機。妥籌辦理。以期早日完案。免滋後患。曾
國藩擬將誤斃俄國人命。及誤毀英美兩國講堂。先行設法議
結。不與法國牽混。所見甚是。著即會同崇厚妥為商辦。以免轇
轕。

甲辰。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竊奴才於六月初

二日。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來咨。同治九年五月三十
日。奉
上諭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著充出使大法國欽差大臣。
欽此。聞
命之下。感悚難名。伏念奴才辦理通商年久。未能綏靖地方。前次具
摺請罪。渥荷
聖慈寬逮。嚴譴未加。茲復仰承
恩命。出使外邦。體
聖主懷柔之意。篤友邦和好之情。
倚畀愈重。報稱愈難。奴才現將應行交代各事件。趕緊清釐。一俟署

任成林到津交篆後。即行馳詣

闕廷。跪聆

聖訓。再奴才應需隨帶各員。查有三品銜廣東候補知府高從望。三品銜直隸候補同知黃惠廉隨同奴才當差多年。熟悉外國情形。堪以隨帶。又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公函。法國公館薦舉法國人繙譯官英布爾那威勇二名。既係法館所薦。擬即照允。以期得力。又同文館學生德明屢次出洋。通曉外國語言文字。擬請帶同前往。

御批。知道了。

崇厚又奏。天津美國領事官密妥士係英國人。明練老成。

在洋人中品望素著。於中國公事。最能盡心。擬請
旨授為協理大臣。隨同奴才前往法國幫辦一切。以期得力。
御批。該衙門議奏。
乙巳。成都將軍崇實奏。竊奴才於同治九年五月十九日。承
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初五日。奉
上諭貴州遵義民教滋事之案。日久未了。著崇實卽帶印馳赴貴
州。會同曾壁光秉公籌商。將此案趕緊完結。毋再稍涉遷延等
因。欽此。奴才本應欽遵寄
諭。迅速馳赴貴州。會同撫臣曾壁光妥籌辦理。惟查遵義教案之
起。由民教仇隙已深。自從打毀教堂之後。境內全行反教。

園眾固結莫解。川中傳聞不一。該省官吏並無咨稟到川。該處教士亦未來此呈訴。奴才每於接見籍隸該處之屬員。及黔省來往人士。留心訪察。業已悉其大概情形。迨八年秋間。湖廣督臣李鴻章。奉

命入川。奏派道員余思樞前赴貴州查辦教案。該道瀕行。來署謁見。奴才當即告以此中窾竅。必須會商該處紳士道員蹇誾先行曉諭園民。容其復建教堂。方能設法了結。嗣於本年二月杪。接閱余思樞來函。據稱此案業已議給銀三萬兩。在貴州瘠苦之區。不為不竭盡心力。而彼族要挾不情。直至無從下手等語。奴才所聞要挾本其慣技。獨遵義一案。似

不得盡諉咎於洋人也。蓋黔省為僻陋之邦。又當離亂之後。即其民之秀而良者。亦祇知自保其身家。而罔能顧全大局。況其餘則獷悍者多。但求快其私憤。何能慮及遠圖。事過之後。亦知彼教必挾制官長。因而私相要約。密地糾衆。決不能容其重立教堂。以為該教即奉官來修。吾輩但暗中事事杜絕之。則其技立窮。而不思洋人志在復業。如江蘇之揚州湖北之天門。賠修教堂之案。均堪互證。目下必須密探兩造之情。排難解紛。始能中其肯綮。若貿然一往。不獨長彼族要挾之風。且黔民無知。又必造為袒護該教之詞。種種棘手。是欲速而反遲也。非惟不宜徑赴遵

義。即貴陽省城之去遵義。視川較遠。尤恐呼應不靈。現在奴才業已遴派川省知府銜候補同知楊蔭棠候補知縣冉瑞桐先行馳赴該處設法勸導。該員等皆籍隸遵義。族望素著。故用之以通民情。又派知州淮澧暗帶省中教士先行馳赴重慶。密購綫索。該員向辦教案。故用之以通教情。並劄飭道員余思樞將現辦情形飛速稟報。奴才將本任公事。並會辦軍務一切事件。趕緊部署清釐。擬以巡閱川黔邊界為名。順道查辦遵義教案。酌帶文武數員。自成都起程。先赴重慶。再行相機前進。該處係川黔大道。接壤密邇。消息常通。又為教士麕集之區。籌辦更易得手。仍一面檄

調遵義紳士道員蹇誾沿途探明迎謁。奴才當曉以利害。俾

知

朝廷撫馭中外殷殷求治之心。令其開導紳耆。拊循黎庶。各允該教重修教堂。得以復業。再酌議賠償之費。則情理兼到。必當帖耳服從。迎刃而解。惟邊氓蠻野。教士刁難。恐非旦夕所能蕆事。道員蹇誾精細穩練。鄉望所歸。由州縣經奴才疊次奏保。洊升今職。料能激發天良。和輯其眾。奴才謹當加意妥籌。迅圖結案。使洋人不致藉口生釁。以安邊圉而

慰

慈廑。

諭軍機大臣等。崇實奏遵旨查辦遵義教案。陳明平日訪察情形。及現籌辦理一摺。據稱遵義團民。自打毀洋人教堂後。川省久未得其消息。前據余思樞稟稱此案已擬給銀三萬兩。而洋人要挾不情。直至無從下手。該將軍現難徑赴遵義。先派同知楊蔭棠等。馳赴該處。設法勸導。以通民情。又派知州淮濤。先赴重慶。密購綫索。以通教情。並擬以巡閱川黔邊界為名。順道查辦。由重慶相機前進。仍一面檄令塞閩。曉諭紳耆。以圖結案等語。所奏民教仇搆各節。亦係實在情形。惟此案日久未結。崇實既已悉其大概。自不至畏難思阻。即著趕緊料理起程。馳抵遵義。督飭楊蔭棠等。會同余思樞。塞閩各員。反復開導。持平審辦。使

該處紳民帖然相安。而洋人無所藉口。曾璧光身任黔撫。責無旁貸。仍著懍遵疊次諭旨。將余思樞調赴遵義。協同塞閣等悉心籌辦。並飭令各該員將隨時辦理情形呈報崇實。以憑覈辦。該撫尤不得以查辦有人。稍涉瞻顧。

丁未。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六年。六月初九日。軍機處鈔出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懍出使法國。擬將天津美國領事官密妥古請旨授為協理大臣一片。奉旨該衙門議奏。欽此。臣等伏查崇厚以中國大臣。出使外洋。必應羣策羣力。佐理得人。方足收指臂之效。而外國人之曾在

中國有年。經練公事者。於中國禮教。不無略知一二。而於泰西各國政令風俗。及出洋徒道理情形。素所諳悉。尤藉以為引導裴贊之資。不可不精其選。今據崇厚奏片內陳密妥士明練老成。在洋人中品望素著。於中國公事最能盡心。擬請

旨授為協理大臣。隨同前往法國。幫辦一切。以期得力等情。自係因慎重使事。左右需人起見。且崇厚素悉其人。隨往幫辦諸務。自當無負斯任。惟查臣衙門奏派出使泰西各國大臣志剛孫家穀辦理中外交涉事件成案。曾經請

派美國使臣蒲安臣為出使大臣。與志剛等一體辦事。後以英國
人柏卓安。法國人德善。為左右協理。蒲安臣本係美國大
臣。與此次崇厚奏
派協理大臣之美國領事官密妥士。微有區別。而此案事因法國。
則借用美國官員。更屬客中之客。似不若添派法國一員。
一律隨同辦理。益足示無外之義。而折遠人之心。臣等公
同酌議。擬請查照志剛等出使外國奏
派左右協理成案。以美國領事官密妥士作為左協理。並令崇厚
於素識之法國人。擇其誠實可靠者。作為右協理。由崇厚
自行覈選奏明辦理。庶體制可以相符。而使事藉徵得力。

御批。依議。

乙酉。內閣學士宋晉奏。竊臣於六月初一日。恭讀邸鈔。內

閣奉

上諭。前因天津地方。有匪徒迷拐幼孩。牽涉教堂。民間懷疑啟釁

等因。欽此。仰見

聖明於憫恤遠人之中。仍寓確實查辦之意。惟詳繹詞句。自天津

而推至各省。似坐罪偏重百姓一邊。恐輿情未能允服。臣

伏查自通商以來。各國所住之處。民間久與相安。從未有

懷疑播散謠言之事。惟傳教之法國。則到處不能安靜。歷

有明徵。果其真能行善。人當欣喜聽從。何以所在皆傳有

損折幼童挖眼挖心等事。是其教中之良莠難齊。該國亦難自保。此次天津滋事。聞因三四月間拍花案多。曾經訪獲一人訊明正法。嗣又拏獲兩人。正在研訊。即為法國公使挾請釋放。民間遂已滋議。嗣又訊出教堂中有奸民王三。主使迷拐。並給人紅藥等事。隨向法國公使查訊。回稱並無其人。嗣經天津府縣前往搜查。百姓亦聚眾相隨。該公使不服。徑至通商衙門尋釁。開放洋槍。崇厚幸未被傷。嗣路遇天津縣。又放一槍。愈致百姓激怒。登時將公使毆斃。隨至天主堂於地窖內放出小孩。殺其毛女。燒其洋樓。又至該國所設之仁慈堂。搜出幼孩。並搜出罈裝幼孩、眼

睛。因而又將該堂教夷殺斃。並將天津所有教堂。全行拆
毀。此天津官商往來都中。所言大抵相同。近又聞天津自
前月二十三後。大致業已鎮定。自奉第二次
諭旨後。人心未免惶惶。復有教民向天津府轎中擲瓶之事。似此
百姓懷疑。教民長惡。更恐別滋事端。臣竊惟和局必當保
全。民心尤宜維繫。况天津縣於咸豐年間。曾經民團倡義
擊退賊匪。
先帝深為嘉獎。此次激成眾怒。憤殺教夷。自因拐失幼孩太多。痛
心疾首。而該公使復疊次放槍。向通商大臣及天津縣尋
釁。激變亦非無因。且迷拐之事。民間縱不猜疑他國。而動

輒指名法國。即各省地方滋事。亦大率以此為辭。如謂毫無影響。何至處處憑空捏造。豈天下百姓。於他國皆可耦俱無猜。而獨於法國有不解之冤耶。設使法國竟不傳教。民間又何從謠言生事耶。總之欲懲擅殺之罪。必究起釁之根。一國之疵瑕。固關全局。天下之得失。尤繫民心。現在

既奉

諭旨。交大學士直隸總督曾國藩查辦。聞王三現已拏獲。起出之幼孩。聞亦經紳士收養。無難立時查究。應請

飭下曾國藩。速將此案孰有孰無。孰曲孰直。研訊的實。一切毋庸迴護。想曾國藩公忠正直。素為中外所推。必能明白昭章。

使各國與天下百姓。均得曉然於起釁之由。則

綸言所沛。即可示天下之平。疑實釋而民心允服。各國更可相安

於無事矣。

宋晉又奏。法國自傳教以來。聞湖南省先有檄文驅逐。至

今未敢前往。江西省城。自拆毀教堂以後。亦未能前往。可

見人衆勢盛。傳教者未嘗不知畏阻。此次天津之事。該國

亦必有戒心。不過以兵船為恫喝之辭。則於脅和而已。如

果

密飭各省。暗為防範。津沽海口。亦豫籌堵禦。為靜以待動之計。即

僨命賠錢。似較易為說合。至百姓一動義憤。每每一發難

收。即使官為箝制。而倉猝之際。偏遠之方。豈能時時防範。
若因有礙和局。抑制太甚。更恐各省民心。因此激變。其患
更有甚於法國者。似不可無此遠慮。可否一併
飭下曾國藩於海口一面設防。密為布置。一面婉諭各國公使。以
百姓之滋鬧。總為傳教。而傳教之起釁。總藉口拍花實於
別國毫無干涉。且百姓亦從來於別國無毫髮之嫌。若一
涉兵端。即於通商有礙。各國似不值為其韋制寒盟。至百
姓之變出倉猝。實有非官所及箝制者。亦各國所共見。要
之
朝廷綏遠之念。始終不渝。而眾怒難犯之情。須臾難料。且各

國自通商以來。無慮數十萬資本。散在各口岸。尤宜和協
民心。共相保護。應請
飭令曾國藩將此等情節。向各國剴切解諭。伊為
國家重臣。當可取信各國。不致明為調處。暗為索費分肥之
計。彼以兵船數多。為煽動故智也。
宋晉又奏。查江南設立長江水師。全係大學士直隸總督
曾國藩苦心經營。藉以部勒驍壯。歸諸營伍。於控扼海口。
巡邏江面。最為得力。然彼時創立規制。全賴前兵部侍郎
彭玉麟及前陝甘總督楊岳斌。兩人法令嚴明。精於訓練。
故能聲威並盛。遠近懾服。近聞接統水師之人。遠遜於前。

營制漸形疏懈。頗有不法水勇。假巡邏為搶刦。以致江面

盜案屢出。行旅戒嚴。地方官不敢捕拏。日久肆行。恐良法

轉致貽害。現在水師正關緊要。應請

密飭彭玉麟迅即前赴江南。查看長江水師。整理一切。楊岳斌亦

請

賞加職銜。飭令同赴江南。隨同督帶。務期選練精嚴。守法用命。以

為有備無患。至前任直隸提督劉銘傳亦請

密飭來直聽候

簡用。現聞入秦銘軍。尚留萬餘在直。應即令統帶以資鎮壓。又

記名提督借補湖南長沙協副將現在來京引

見之韓殿甲。闡謀略素優。兼諳練水師形勢。可否
飭發曾國藩暫行留資差委。以上諸人。臣皆未曾識面。現當需材
甚急。公論皆孚。用敢一併縷陳。
諭軍機大臣等。宋晉奏和局固宜保全。民心未可稍失。請飭曾國
藩速查起釁根由。據實覆陳一摺。據稱通商各國所住之處。久
與民間相安。惟傳教之法國。所在皆傳有損折幼童挖眼挖心
等事。此次天津百姓。激於義憤。殺斃該國領事。隨在天主堂地
窖內放出小孩。並於仁慈堂搜出幼孩。及罈裝幼孩眼睛。大率
以此為詞。欲懲擅殺之罪。必究起釁之由。請飭該督速行查明
曲直。秉公辦理。以釋民疑等語。曾國藩前奏王三是否果為教

堂所查究眼剖心之說是否確實。為全案關鍵等語。已得辦理此案要領。現在王三業經拏獲。起出之幼孩。亦經紳士收養。徹底根查。無難水落石出。即著督同博多宏武等詳細研究。審明虛實。剖別曲直。據實具奏。該督素為中外所推。必能明白昭章。使民心允服。而各國亦無異詞也。另片奏請飭曾國藩一面布置海口。一面婉諭各國。所籌亦係解散約從之策。並著曾國藩酌量辦理。原摺片著鈔給閱看。宋晉又片奏長江水師緊要。請飭彭玉麟迅赴江南整頓。調楊岳斌同往。及密飭劉銘傳來直。並將來京引見之副將韓殿甲暫留差委等語。本日已寄諭沿江各督撫整飭水師。並令彭玉麟迅赴江南矣。至劉銘傳能否

來直。楊岳斌起用能否得力。韓殿甲有無謀略足資差遣之處。
均著該督悉心體察。據實奏聞。

又

諭。據宋晉奏。江南設立長江水師。原以控扼海口。巡邏江面。近聞水師遠遜於前。營制漸形疏懈。並有不法水勇。假巡邏為搶劫。江面盜案屢出。行旅戒嚴。地方官不敢捕拏。恐日久肆行。轉致貽害。請飭彭玉麟前往整理等語。長江水師緊要。豈容日久懈生。現在各海口岸。及沿江地方。尤不可稍弛防範。使宵小從而生心。著馬新貽。李瀚章。丁日昌。英翰。劉坤一。郭柏蔭。劉崑。按照曾國藩所定章程。會同黃翼升。時加整頓。務使士卒驍壯。號令

嚴明。並一面檄飭各該地方官。遇有水勇搶刦案件。即行捕拏
究辦。不准互相容隱。擾害商民。黄翼升係專轄水師之員。責無
旁貸。所有長江應辦事宜。務須與沿江各督撫和衷商搉。恪守
成規。其營弁兵勇。尤當隨時稽查。更番訓練。必得聲威聯絡。遠
近懾服。方為不負委任。至水師創立規制。係彭玉麟與曾國藩
等籌畫而成。該侍郎計已病痊。劉崐接奉此旨後。即著催令該
侍郎迅速起程。前赴江南等省。會同馬新貽等實心整理。力除
廢弛情形。以資控制。
庚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九年六月初一日。
據醇郡王具奏敬陳管見一摺。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悉心妥議具奏欽此臣等查換約以後各
國洋人偪處京師每遇交涉事件臣等皆權其輕重以為
准駁良以時勢艱難不得不顧全大局然臥薪嘗膽之意
未嘗一日忘之此次津郡民人因迷拐幼孩人犯案內牽
涉天主教致將領事毆斃教堂焚燒在百姓雖屬志切同
仇卽醇郡王原奏所稱津民宜加撫卹勿加誅戮以激其
忠義之氣官吏勿輕更動以為民望攸歸等語所議亦係
維持大局起見惟此案樞紐總以迷拐之犯是否教中主
使有無確據為定現據崇厚奏報該犯武蘭珍王三並無
確供則洋人理之曲直尚難懸揣何以該民人等不俟官

長號令。遍行焚毀教堂。殺斃領事。以致釀成巨案。昨曾國

藩摺內亦以武蘭珍是否為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為教

堂所養。挖眼剖心。是否確有證據。為案中最要之關鍵。若

其曲不在洋人。則津民為首滋事者。尤須嚴查究懲。緣中

外辦事。均屬一例。如無知愚民。無端召釁。理宜懲處。以儆

兇頑。地方官未能先事豫防。亦自有應得之咎。至於安分

良民。並未與亂。自當加意拊循。以培元氣。著名循吏。雖得

公過。自當不終廢棄。以固民心。其海防應行密籌一節。與

臣等意見相同。是以歷年以來。臣等請

飭練兵。皆為防患未然之計。現在英法等國兵船。陸續到津。能否

不藉端用兵。殊無把握。當崇厚初次奏報之時。臣等已密行函致沿海沿江各督撫。豫為籌議。俾緩急稍有可恃。用備不虞。至密查住京洋人一節。固為目前要務。臣等亦早慮及此。第恐釁自我開。轉至不可收拾。適各國使臣來署言及民情浮動。各館均有戒心。請為設法保護。臣等公同商酌。正可藉保護為防範之計。當經函約步軍統領存誠等到署。屬令派員分赴各館一帶。隨時彈壓稽查。免至有意外之事。現在曾國藩業已起程赴津。碩畫藎謀。聲望夙著。此案應如何辦理。以弭兵端而維大局。自當早有成算也。

御批。依議。

辛亥。掌雲南道監察御史賈瑚奏。天津因迷拐幼孩。致釀巨案。業經查辦。近聞京城屢有匪徒迷拐幼孩。因事無確據。未敢上瀆

宸聽。訪得崇文門外有高姓之子。名二格年十二歲。於本月初九日清晨。在本衙掃地。忽有匪徒向二格頭上一拍。隨即跟去。行至興隆街。遇有羊肉鋪作生理人。看見形迹可疑。截住二格盤問。二格形神癡呆。卒無一語。匪徒見事已敗露。即時逃去。少頃看者人多。內有認識二格之鄰右。睹此情形。即為其家送信。旋即接回。用涼水噴醒。據二格云清

晨在門口打掃。忽有不識姓名人向伊頭上一拍。登時皆迷。但見身之兩傍。俱是河水阻隔。中間僅有小路可走。前面有人引路。不得不跟蹤前往。此外別無所知。臣細為查訪。實有其事。查例載用藥及一切邪術迷拐幼小子女。如人藥並獲。即照强盜律擬斬立決。

國典森嚴。該匪徒等膽敢於輦轂重地。用此邪術迷人子女。若非嚴為查拏。按律懲治。何以警凶頑而安良善。臣又聞所拐幼童。或用其目。或剖其心。雖係傳述之語。而採生折割。律有明文。又安知非需此而為是也。孺子何知。慘遭荼毒。殊堪悲憫。相應請

旨飭下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一體嚴拏。並出示曉諭民間。如有
遺失子女者。即向各衙門呈報。該衙門立時嚴緝。但人藥
並獲。即行按律懲辦。勿任牽連。致稽顯戮。庶匪徒知所警
畏。而地面亦可肅清矣。

諭軍機大臣等。御史賈瑚奏請嚴拏迷拐匪徒。已明降諭旨。令步
軍統領等衙門查拏懲辦矣。匪徒迷拐幼孩。大干例禁。著步軍
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一體嚴拏。如有遺失子女向各衙門呈
報者。立即派委員役。認真緝拏。止須人藥並獲。供證確鑿。即著
解交刑部按律懲辦。毋任藉詞牽連。致稽顯戮。

丙辰。大學士官文等代遞內閣中書李如松奏。從來國計

之安危。視乎民心之向背。民心之向背。視乎政事之得失。未有民心渙散。而能控制遠人使之畏服者。未有是非倒置。曲直不明。而能得民心者。詔書之下。一二事當於人心。四方聞而起舞。一二事拂乎人情。遠近從而解體。其機至危。其效至捷。不可不熟思而審處也。我

朝二百年

列聖相承。深恩厚澤。淪浹民心。髮捻之亂。蹂躪半天下。腹地之害。甚於外夷。然不數年間。以次蕩平。固由

廟算之周詳。實由民心之固結。觀於逆匪所過地方。強者率團以助師。弱者捐軀以殉節。忠勇所激。率賴湘淮義旅。戡定全

功。前事昭然可見。庚申以和外夷英法俄美等國。和議既
成。各夷館分設中國。到處激變居民。近而淮揚。遠而黔蜀。
莫不與夷搆難。最著者為津民護官斃夷一案。津人之憤。
先由教匪迷拐幼孩。繼因豐大業向官長放槍。人心洶洶。
不期而集者萬餘人。斯時民知衛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
於
國家。而不知自恤其罪戾。此正夷務一大轉機也。縱不能乘
此機會。盡毀在京夷館。盡戮在京夷酋。亦必將激變之法
國。先與絕和。略示薄懲。俾我
皇上痌瘝小民之心。昭然大白於天下。庶幾民心愈加感奮。一旦

有變。如手足之捍頭目。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外洋各國。知衆怒必不可犯。知邪說之必不可行。雖欲強詞。不可得矣。從而議撫。撫亦易矣。宋臣朱熹所謂從容制和。而操術常行乎和之外。則利伸否蟠。而進退皆得。汲汲欲和。而志慮常陷乎和之中。則跋前疐後。而進退皆失。正謂此也。今

朝廷恐民間傳播謠言。妄行生事。諭令地方官於通商傳教地方。隨時保護。我

皇上愛民如子。豈不知民心之易失。而所以出此者。欲安夷以息事耳。無如夷與民不兩立。忤夷而得民。猶有民以制夷。失民而得夷。無以制民。並無以治夷。夷豈可以卑禮要結乎。

將來夷之擾吾民者必愈甚。則吾民之逐夷者必更甚於今日。又將何以處之。夷之所以脅我者。不過輪船之迅。火器之利。揆情度理。正不患敵情之迅利。而患內計之游移。修攘之計。一日不定。則廷臣依違於兩可。疆臣敷衍於目前。百執事承風希旨。以隱忍為得計。以遷就為識時。數年之後。其事更有寒心者矣。修攘之計一定。則謀慮不患其不遠。守備不患其不密。本根不患其不固。不忽敵以自驕。不養寇以自緩。無害吾民。釁不輕自我啟。苟害吾民。戰不旋踵而決。養其全鋒而待其斃。則勝算可操矣。計既定而復繕軍政以濟民力。修吏治以順民情。所謂繕軍政者何

也。夷人偪處內城。
禁門理宜宿衞。乃近見東西長安門及午門內外值班官兵。皆老弱充數。器具不完。且不足額。有該管官出入。則各門通融支應。殊不足以昭嚴肅。八旗綠營各兵。更屬有名無實。遇事將何所恃。臣愚以為既設有神機營。則當檢其勁旅。輪流入衞。而京師滿漢各營。統歸訓練。老弱者汰之。游惰者汰之。減其額數。重其餉糈。使一兵有一兵之用。而於常帑之外無所增。曾國藩於江南水師。汰其十而存其一即此意也。至訓練不可徒飾觀聽。宜令曾國藩等各舉帶兵司道一二員。提鎮三四員。准各帶營官數員。親兵數十

名。入神機營爲表率。一哨得人。則一哨可練。一營得人。則一營可練。自能補民力之不逮矣。所謂修吏治者何也。沿海地方。民與夷習。其强悍足以禦夷。其浮動亦易爲夷所誘。我得之爲我用。夷得之則爲夷用。若有良有司久於其任。廣設義學。以化其不馴之氣。編立保甲。以豫爲守助之規。夷既以火器勝。凡藤牌絮屛。一切禦火器之法。當使家有其具。人習其方。則夷人失所恃而有所懾。和不和權在我矣。凡有傳教地方。不能禁民之不習教。然習教之後民猶吾民。作奸犯科。亦當聽有司從同判斷。與傳教無涉。該教主不得過問。督撫亦不得以辦理不善。輕掣有司之肘。

斯莠民不至恃傳教為逋逃藪。而良民亦不至與教民為難也。至海疆道員。為承上起下之官。有督率僚屬鎮撫中外之責。非品端學粹。識力遠到者。不能勝任。當由督撫保奏揀調。本省無人。准以鄰省揀調。總理衙門司員。雖熟悉夷情。而初履外任。操縱未必合宜。嗣後請不得專以海關道員用。以昭慎重。則吏治修而民氣益固矣。至於遣使報聘。徒損國體。於事無濟。千古一轍。乃道路傳聞。僉謂崇厚出使法國。無論其應對失辭。恐為外夷所狎侮。而拘留迫脅。亦足啟夷人要挾之風。臣愚以為謀國者計必不出此也。

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內閣代遞中書李如松奏摺所稱禁門宿衛。理宜嚴肅。及神機營練兵須歸實用等語。著管理神機營王大臣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妥議具奏。

又

諭內閣代遞中書李如松奏摺所稱海關道員關繫緊要。請慎重簡用等語。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妥議具奏。

戊午。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曾國藩奏本月初六日啟程赴津。現抵該處已逾多日。此案起釁根由。想該督必已詳細查明妥為籌辦矣。

迷拐一案。究竟有無確據。此係緊要關鍵。即著該督迅速具奏。以慰廑繫。並將現在籌辦之法及該處近日民情。一併奏聞。崇厚已派出使法國。自應及早啟行。著曾國藩體察情形。如崇厚此時可以交卸。即著該侍郎先行來京陛見。以便即日起程。其通商大臣事務著曾國藩暫行接辦。成林現已病痊銷假。不日亦可馳赴天津。俟該京卿到時。曾國藩即可將通商事務交卸。

河南道監察御史長潤奏。竊惟外夷之患。自古有之。所以制之使不得逞者。要在乎察時審勢。善於駕馭而已。夷人之性。惟利是圖。准其通商。已遂私願。乃法國有傳教之說。陽為勸善。包藏禍心。其敗壞風俗。慘殺人命。即迷拐幼孩

一端。已可概見。十年之久。流毒天下。雖欲禁之而不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和約內既有傳教一條。固難禁民入教。今津郡之變。實乃天奪其魄。神降之災。正可假民之情。議撤傳教之條。以固天下人民之心。蓋自咸豐十年。與各國通商以來。中外商民相安已久。惟法國各處傳教。間有民教不和之事。近聞奸民挾迷拐之術。慘害多人。道路傳聞。係法國教堂指使。民情憤怨。致有毆死領事官焚毀教堂之舉。於愚以為迷拐之案。慘毒異常。天地不容。神人共憤。無論民教。均宜於訊明時立置重典。以伸民怨。且各國通商。與民交易。必須公平正大。始能兩受其益。乃該國傳教

之人。不顧通商之本意。不計各國之買賣。妄殺無辜。貽害
地方。與百姓為仇敵。百姓以迷拐之故而怨教堂。以教堂
之故而疑買賣之商人。則此等奸徒。不惟有害於中國。亦
且有害於各國商人。不惟中國之所同仇。亦各國商人之
所共憤。其有礙於通商者甚巨。竊愚以為宜
飭下曾國藩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同各國使臣。與法國理論。
明曉以窒礙難行之故。撤去傳教一條。將各處教堂盡行
毀廢。傳教之人。盡行撤回。庶可以講修睦而利通商。儻不
早為處置。恐民教之釁一開。將來滋生事端。不止天津一
郡。焚毀亦不止教堂已也。百姓受該教荼毒。怨憤已深。一

旦禍發。勢必累及商人。波及各國。以傳教之故而流毒地方。誤各國之生理。乖中外之和好。大局所關。豈淺鮮哉。抑奴才更有請者。風聞津郡百姓。焚毀教堂之日。由教堂內起有人眼人心等物。呈交通商大臣崇厚收執。該大臣於奏報時。並未提及。且聞現已消滅。奴才愚以為與該國理論。惟恐無憑。慘殺幼孩。其曲在彼。豈有消滅之理。應請

飭下曾國藩認真詳查。勿徇情面。是否果有其事。據實奏

聞。以釋眾疑。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風聞津郡百姓焚毀教堂之日。由教堂內起有人眼人心等物。呈交崇厚收執。該大臣於奏報時並未提

及。且聞現已消滅等語。所奏是否實有其事。著曾國藩確切查
明。據實奏聞。至所稱傳教有礙通商一節。應如何設法辨釐之
處。並著詳察情形。妥籌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
庚申。大學士直隸總督曾國藩。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
郎崇厚奏。竊臣國藩於六月初九日。靜海途次。承准軍機
大臣字寄。六月初八日。奉
上諭。曾國藩奏起程赴津籌辦情形一摺等因。欽此。臣等伏查此
案起釁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牽涉教堂。並有挖眼剖心
作為藥材等語。遂致積疑生憤。激成大變。必須確查虛實。
乃能分別是非曲直。昭示公道。臣國藩抵津以後。逐細研

訊。教民迷拐人口一節。王三雖經供認授藥與武蘭珍。然尚時供時翻。又其籍在天津。與武蘭珍原供在甯津者不符。亦無教堂主使之確據。至仁慈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餘名口。逐一訊供。均稱習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養並無被拐情事。至挖眼剖心。則全係謠傳。毫無實據。臣國藩初入津郡。百姓攔輿遞稟數百餘人。親加推問。挖眼剖心有何實據。無一能指實者。詢之天津城內外。亦無一遺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惟此等謠傳。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揚州。天門。及本省之大名。廣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稱教堂拐騙丁口。或稱教堂挖眼剖心。或

稱教堂誘污婦女。嗣後各處案雖議結。總未將撤文揭帖之虛實。剖辨明白。此次詳查挖眼剖心一條。竟無確據。外間紛紛言有眼盈罈。亦無其事。蓋殺孩壞尸。採生配藥。野番兇惡之族。尚不肯為。英法各國。豈肯為此殘忍之行。以理決之。必無是事。天主教本係勸人為善。

聖祖仁皇帝時。久經允行。儻戕害民生若是之慘。豈能容於康熙之世。即仁慈堂之設。其初意亦與育嬰堂養濟院略同。專以收卹窮民為主。每年所費銀兩甚鉅。彼以仁慈為名。而反受殘酷之謗。宜洋人忿忿不平也。至津民之所以積疑生憤者。則亦有故。蓋見外國之堂。終年扃閉。過於秘密。莫

能窺測底裏。教堂仁慈堂。皆有地窨。係從他處募工修造者。臣等親履被燒堂址。細加查勘。其為地窨。不過隔去潮溼。庋置煤炭。非有他用。而津民未盡目覩。但聞地窨深邃。各幼孩幽閉其中。又中國人民。有至仁慈堂治病者。往往被留不令復出。仁慈堂收留無依子女。雖乞丐窮民。及疾病將死者。亦皆收入。又堂中院落既多。或念經。或讀書。或傭工。或醫病。分類而處。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後院。母在仁慈堂。子在河樓教堂。往往經年不一相見。加以本年四五月間。有拐匪用藥迷人之事。適於是時堂中死人過多。由是浮言大起。平日熟聞各處檄文揭帖之言。信為確據。而

又積疑於中。各懷恚恨。迨至揚匪牽涉教堂。而眾怒已不可遏。迨至府縣赴堂查訊王三。豐領事對官放槍。而眾怒尤不可遏。是以萬口譁譟。同時並舉。猝成巨變。其浮囂固屬可惡。而其積疑則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今既查明根原。

惟有仰懇

皇上明降諭旨。通飭各省。俾知從前檄文揭帖。所稱殺民挖眼剖心。戕害民生之說。多屬虛誣。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並請將津人致疑之端。宣示一二。天津風氣剛勁。人多好義。其僅止隨聲附和者。尚不失為義憤所激。自當一切置之不問。其行兇首要各犯。及

乘機搶奪之徒。自當捕拏嚴懲。以儆將來。在中國戕官斃命。尚當按名擬抵。況傷害外國多命。幾開邊釁。刁風尤不可長。記名臬司丁壽昌現署天津道缺。即以緝兇事件委之該署道督同府縣辦理。尚可勝任。至武蘭珍犯供既已牽涉教堂。經臣崇厚飭令地方官赴堂查驗。實為解釋眾疑起見。近日江南亦有教堂迷拐之謠。亦即如此辦理。其後豐大業等之死。教堂公館之焚。變起倉猝。非復人力所能禁止。惟地方釀成如此巨案。究係官府不能導化於平時。不能豫防於先事。現已將道府縣三員。均行撤任。聽候查辦。由臣國藩揀員署理。其殺斃人口。現經確查姓名實

數○惟仁慈堂尚有女尸五具○未經尋獲○其餘均妥為棺殮○
交英國領事官李蔚海收存○俄國三人○已由俄國領事官
孔氣驗明掩埋○謹開列清單恭呈
御覽○法國公使羅淑亞業經到津○議及賠修教堂事宜○臣等擬即
派員經理○餘俟議有端緒○續行陳奏○其誤斃俄國之人命○
誤毀英美兩國之講堂○亦俟議結另行具奏○
曾國藩又奏○法國公使羅淑亞以本月十九日到津○臣國
藩迎至臣崇厚通商衙門○與該使相見○辭氣頗為和悅○但
以賠修教堂○並埋豐領事○將地方官懲究○及查辦兇手等
語為辭○二十日崇厚復至該使公館○所言與十九日略等○

迨至二十一日。該使忽大發聲口。聞有照會臣處一牘語言躁很。挾制多端。二十二日投遞到臣。據照會內稱。不將府縣及提督陳國瑞即行抵命。早晚該國水師提督到津。即令其便宜行事等語。臣與崇厚妥籌熟商。該府縣等實不應獲此重咎。惟該使要求之意甚堅。若無以慰服其心。恐致大局決裂。且地方官事前既疏於防範。事後又不能迅速獲犯。其訊辦該匪。亦有操之過蹙之處。相應奏明將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天津縣知縣劉傑二員。即行革職。請旨飭交刑部治罪。以示懲儆而維大局。其陳國瑞一員。不知該國有何證據。聞該員現在京城。因照復該使。將陳國瑞交總

理衙門就近查辦。

諭內閣曾國藩崇厚奏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一摺。據稱研訊教民迷拐人口一節。王三雖經供認授藥與武蘭珍。然尚時供時翻。亦無教堂主使確據。仁慈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餘名口。均稱其家送至堂中豢養。並無被拐情事。至挖眼剖心一條。經曾國藩於抵津時親加推問。百姓無能指實。詢之天津城內外。亦無遺失幼孩控告之案。此等情形。如湖南。江西。揚州。天門。及直省之大名廣平皆有檄文揭帖。紛傳不一。厥後各處結案。總未將檄文揭帖之虛實剖辨明白。津民平日熟聞各處檄文揭帖之説。已信為實。而又因外國堂門終年扃閉。教堂。仁慈堂。皆

有地窖。為去潮溼置煤炭之用。治病者被留不出。並收留無依人口。及疾病將死之人等情。蓄疑莫解。本年四五月間。適有拐匪用藥迷人之事。牽涉教堂。該民人見領事官豐大業對官放槍。遂致萬口譁譟。同時並舉。其實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說。多屬虛誣。毫無實據等語。此案疊諭曾國藩會同崇厚持平辦理。現據該督等奏稱。此事均係謠傳。津人致疑之由。昭然共見。外省地方。遇有此等謠言。羣疑亦可消釋。至匪徒迷拐幼孩人口。例禁本嚴。惟恐日久玩法。著刑部於此等兇犯到案時。卽議以加等治罪。嗣後各直省地方。如拏有迷拐人口匪徒。亦著照刑部所議。從重處治。以儆兇殘。京師為首善之區。尤宜搜查匪類。

並著步軍統領衙門隨時緝訪。遇有此等匪徒。即行拏交刑部加等治罪。

又

諭。曾國藩奏直隸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天津縣知縣劉傑於辦理民教啟釁一案。事前疏於防範。事後又不能迅速獲犯。請將該二員革職治罪等語。張光藻劉傑均著即行革職。交刑部治罪。

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崇厚奏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一摺。另片奏請將天津府縣革職治罪等語。已均照所請明降諭旨宣示矣。曾國藩等此次陳奏各節。固為消弭釁端委曲求全起見。惟洋人詭譎性成。得步進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將來何所底止。

是欲弭釁而仍不免啟釁也。該督現給該使照會。於緝兇修堂等事。均已力爲應允。想該使自不至再生異詞。此後如洋人仍有要挾恫喝之語。曾國藩務當力持正論。據理駁斥。庶可以折敵燄而張國維。至備豫不虞。尤爲目前至急之務。曾國藩已委記名臬司丁壽昌署理天津道篆。其駐紮張秋之兵。自應調紮附近要隘。以壯聲威。李鴻章已於五月十六日馳抵潼關。所部郭松林等軍。亦已先後抵陝。此時竄陝回匪。屢經官軍勦敗。其燄漸衰。若移緩就急。調赴畿疆。似較得力。著曾國藩斟酌情形。趕緊覆奏。再降諭旨。日來辦理情形若何。能否迅就了結。並著隨時馳奏。總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國藩總當體

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籌。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也。沿江沿海各督撫。本日已有寄諭。令其嚴行戒備。陳國瑞當時是否在場。到津後即可質明虛實。已令神機營飭令該提督赴津聽候曾國藩查問矣。

又

諭前因天津民教啟釁。諭令曾國藩前往查辦。茲據曾國藩奏稱業經查明大概情形。現擬妥為辦結等語。惟近日各省民教仇殺之案。不一而足。洋人動以兵船恐嚇。訛索多方。雖兵端不必自我而開。然暗中防維。實屬刻不容緩之舉。萬一事有決裂。斷不能任其肆意猖獗。不思未雨綢繆。現在各省沿江沿海口岸

設立防兵。能否真實可靠。著馬新貽英桂瑞麟李瀚章丁日昌

英翰劉坤一丁寶楨郭柏蔭劉崐李福泰黃翼升楊昌濬嚴飭

各該處帶兵各員。隨時訓練。實力整頓。該督撫等務宜悉心辦

理。不可徒託空言。以期有備無患。並將現在辦理情形詳細具

奏。

又

諭神機營。提督陳國瑞現在京城。著該王大臣派員伴送赴津。聽

候曾國藩查訊。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軍機處交出同治九年六月

二十一日。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內閣代遞中書李如松奏摺。所稱海關道員關繫緊要。慎重
簡用等語。著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妥議具奏。欽此。並將摺片
錄送前來。據原奏內稱海關道員。為承上起下之官。有督
率僚屬鎮撫中外之責。非品端學粹識力遠到者。不能勝
任。當由督撫揀調總理衙門司員。初履外任。不得專以海
關道員用等語。伏查臣衙門奏定章程。內開九江之廣饒
九南道江漢關之漢黃德道鎮江關之常鎮道與沿海浙
海關之甯紹台道江海關之蘇松太道東海關之登萊青
道各缺。現均添辦洋稅。與各國領事官辦事。必須熟習中
外交涉事件。辦理當較順手。臣衙門章京中。如有才具出

關稅務諳練之郎中員外郎各員。經歷三次保奬者。奏明
交軍機處存記。遇有前項通商各道缺出。如遇各該省無
奏升奏補熟悉洋務之員。擬請與京察一等
記名簡放人員。一體開單請
旨。每逢保奬之年。滿漢仍不得各逾二員。如無員可保。不得濫竽
充數。儻僅止洋務熟悉。於地方不甚得力。該督撫仍照常
參劾。不得稍有遷就。並聲明勞績六年。缺止數處各等語。
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奉
旨。依議。欽此。遵辦在案。原以海疆道員。辦理中外交涉事件。責任
綦重。是以臣衙門兩次保奬案內。皆慎重其選。於章京中

擇其資格較深。稅務諳練者。酌量保奬。每次滿漢各不過一二員。至各省督撫。於洋務熟悉人員。原准其揀補揀調。以期京外並行不悖。又該中書所稱總理衙門司員。雖熟悉洋務。而初履外任。操縱未必合宜等語。查各部院衙門京察外簡人員。均係初任。即膺繁劇。誠以該員等在京歷練多年。於民情吏治。自必一律通曉。況洋務頭緒紛繁。尤非熟悉情形之員。不能勝任。該章京勞績六年。經臣等擇尤保奬。實與各部院京察人員無異。且所保之員。即係在各部院內考取者。豈其在部院中才具覺其有餘。一經取入臣衙門辦事。才具轉形不足。既積六年之勞。而復限以

數處之缺。平心而論。亦未見過優。嗣後保奬海關道員。擬請仍照臣衙門奏定章程辦理。該中書所奏應毋庸議。

御批。依議。

辛酉。雲貴總督劉嶽昭雲南巡撫岑毓英奏。前因省圍未解。軍務喫緊。臣派員前往廣東採辦軍火。並募洋人武弁賚一〇二名。來滇教習開花礮隊。議定一年期滿。即遣回籍。現於本年五月內。已屆役滿日期。臣於應給工食外。另予賞號銀兩。派員送至湖北。交漢口法領事官轉送回籍。查該洋人等上年到滇後。隨同官軍攻克紅巖土堆賊壘。頗著微勞。仰見

皇上德被中外。致遠人效力抒誠。今該洋人等從滿回籍。合無仰

懇

天恩。賞給武齡遊擊職銜頂帶。實一守備職銜頂帶。以示優獎之

處。出自

逾格鴻施。至開花礮隊。現有湖廣督臣李鴻章派來都司雷應山

陸成。及兩廣督臣瑞麟派來軍功陳國洪等。均屬得力。足

敷遣用。

御批。武齡等均著照所請獎勵。該衙門知道。

壬戌。醇郡王奏。竊臣於本月二十五日。同惇親王等蒙

旨召對。孜聆

皇太后懿旨。殷殷以維持大局。
命臣等據見面陳。無任欽感慶幸之至。除出使一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持念堅固。非臣一人才力所能挽回。日後自有公
論
聖鑒。其餘均經臣等斟酌損益。據實敷陳。惟設備一節。實為目前最急之務。蓋現在夷船已陸續來津。勢必領兵者恫喝於外。羅酋等交訌於內。彼之羽翼既成。我之智力俱困。所求不遂。倏起兵端。所求果遂。
國體蕩然矣。臣有鑒於庚申。故自去歲迄今。疏三上皆論及之。無如在事諸臣。偏恃講和。總未舉辦。幸昨蒙

皇太后面諭軍機大臣。寄交各省。力籌防務。詳細覆奏。並調郭松

林等軍。移紮

畿輔。從此措置得宜。雖嫌稍遲。尚不致茫無把握。講和之道。

庶有定局矣。第兵勇固多百戰之餘。尤須將領得人。始成

勁旅。陳國瑞之為將也。落落寡合。動輒招忌。然其紀律尚

嚴。戰陣務寬。但為誠感。不為勢屈。故前隨僧格林沁。則所

向有功。調赴他營。則謗毀萃至。臣深愛其人。冀為將來禦

夷之用。詎無端被誣。冤莫自解。臣昨將該員傳見。面加研

究。據稱抵津時。適值民夷搆釁。該員在廟寓未出。旋有多

人排門請謁。求為畫策。即答以係行路之人。未便越俎。繼

開崇厚業經被戕。當赴通商衙門採視。因係訛言。遂與崇厚晤談而散。至民殺夷人。實未在場。此外亦再無他事等語。再三究詰。矢口不移。虛誣情形。委無疑義。臣平心思索。必因以上二節。訛傳遂起。致夷人懷疑莫釋。視為讐敵。臣既詳訊得實。自應代為直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俯念將才難得。人心宜勵。請將臣代陳各節。

飭下曾國藩秉公查問。勿任狡夷恫喝。勿任劣員鍛鍊。果屬無辜。仍令原伴送官弁同該員回京。臣尚續有陳請驅策之處。諒曾國藩老於斷事。崇厚目覩情形。萬無因正兇難獲。夷

人要挾。即妄以無涉之人塞責。自墮名望之理。如此不但

陳國瑞益加感奮。天下有志之士。孰不聞風鼓舞。爭效恐

後。目前籠絡才能。即將來復讐驅夷之要道也。

醇郡王又奏。庚申之變。固因夷人兵利甲堅。然得以長驅

直入。洞悉虛實。皆漢奸土匪。有以導之。茲風聞法夷有雇

覓廣東匪徒四千。藉資報復之說。雖語涉無稽。亦應豫為

查訪。請

密飭瑞麟等。不動聲色。暗加體查。如廉得其情。總以設法離間。使

歸我用。切勿驟戮其家。益堅從夷之心。是為至要。

諭軍機大臣等。醇郡王奏。風聞天津法夷。有雇覓廣東匪徒四千。

藉圖報復之說。須豫為防範。請飭密查等語。著瑞麟李福泰飭令該地方官嚴密訪查。如果屬實。即設法妥為解散。務使內地游民。不為該夷所用。方為妥善。原片均著鈔給閱看。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昨日申刻接據崇厚來函。據稱羅淑亞狡悍異常。不容商辦。二十四日。致曾國藩照會內稱。必須將天津府縣同陳國瑞先行在津立即正法。然後餘事不難商辦。否則飭該國水師提督便宜行事等因。崇厚親赴羅淑亞處。再四剖析。該使堅持不聽。是其志在尋釁。已可概見。臣等聞之不勝髮指。查羅淑亞所請。萬難允從。而又無計牽制該使。因刻即同赴英館。

將羅淑亞要求過甚各節。詳細與威妥瑪面述。並告以羅淑亞係有意攪亂通商大局。與各國均屬不利。將來開釁。若誤傷各國人民。法國應執其咎。蓋欲以怵動之詞。聯絡各國。使其設法從中排解。威妥瑪意亦爲然。並潛與布國李福斯會商。旋答云法國之事。渠等不能作主。祇好由總署函致曾中堂照覆羅使。詰以此案必求立決。果係何罪。必須詳訊確情。並准伊等同聽。不能僅憑傳聞之詞。遽行正法。一面由該使函致羅使。勸其不得躁暴。惟從否不能豫決等語。臣等以威使所云。亦係實情。但期其不與法國聯絡。其餘亦未便過求。隨旋署將威使大意。函致曾國藩。

並屬趕緊防範。以備不虞。將來威使之信。能否阻止羅淑亞。尚未可知。惟臣等既與威使有此一番剖辯。即羅淑亞不聽其言。或威使不致從中播弄。愈難收拾也。至陳國瑞一節。更屬無理取鬧。此時羅淑亞既欲置之死地。似未便即令赴津。可否請

旨飭下神機營暫緩伴送至津。恭候

聖裁。

諭神機營前令提督陳國瑞赴津。聽候曾國藩查訊。著該王大臣暫緩派員伴送赴津。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天津滋事一案。現辦情形

一摺。據稱羅淑亞致曾國藩照會。內稱必須將天津府縣同陳國瑞先行在津正法。否則飭該國水師提督便宜行事。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與威妥瑪面商。使其設法排解。該使答以祇可由曾國藩照覆羅使。詰以此案必求了決。果係何罪。必須詳詢確情。不能僅憑傳聞之詞。遽行正法。一面由該使函勸羅使各情。業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致曾國藩。並屬趕緊防範等語。前據曾國藩奏請將張光藻劉傑革職交刑部治罪。辦理已屬過當。此次羅使欲將天津府縣同陳國瑞在津正法。斷無如此辦法。萬難允准。著曾國藩崇厚懍遵前旨。力持正論。據理駁斥。以維大局。羅淑亞動以兵船恫喝。若不豫籌備禦。不但

變生倉猝。致為該夷所乘。且恐該夷知我虛實。得步進步。要挾更不可言。雖現在設法轉圜。期保和局。亦不可不調撥官軍。為未雨綢繆之計。所有張秋銘軍。即當調赴直境。現應分駐何處。著曾國藩妥籌布置。並著該督檄催劉銘傳兼程赴直。統帶銘軍。以備緩急。李鴻章所部。應否移緩就急。調赴畿疆。著曾國藩悉心籌畫。趕緊奏聞。前諭神機營王大臣飭陳國瑞赴津聽候曾國藩查問。此時羅淑亞既欲置之死地。未便即令赴津。本日並據醇郡王奏。面詢陳國瑞。據云抵津時適值民夷搆釁。該員在廟寓未出。旋有多人排門請謁。求為畫策。即答以係行路之人。未便越俎。繼聞崇厚被戕。當赴通商衙門探視。因係訛言。遂

與崇厚晤談而散。至民毆夷人。實未在場。此外亦再無他事等語。已諭令神機營王大臣督飭派員伴送赴津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著鈔給曾國藩等閱看。

科爾沁博多勒噶台親王伯彥訥謨祜奏。天津地方。前因迷拐幼孩。以致民教互爭。釀成巨案。業蒙

欽派大學士直隸督臣曾國藩馳往查辦。昨據曾國藩將查明大概情形奏到。本月二十五日。蒙

兩宮

皇太后

皇上特召諸王大臣及奴才公同詳議。仰見

聖慮周詳。集思廣益。凡在臣工。允宜各抒誠悃。奴才受

恩深重。尤不敢不效一得之愚。遵查此案既經曾國藩查辦。此後

應如何議結之處。莫若專責該督臣會同總理各國事務

大臣辦理。在曾國藩公忠素矢。才識宏深。必能上全

國體。下洽輿情。不失

聖主懷柔遠人之意。若由

內廷建議。誠恐諸王大臣意見不同。轉多掣肘。惟思洋人翻

覆無常。所求無厭。

聖主一視同仁。當其需索在情理之中者。無不立予允准。第恐要

求不已。勢難曲從。許之有關體制。違之致啟釁端。彼時若

非臨以兵威。無以攝其心志。竊查神機營及京旗各營。兵
力不為不厚。但拱衛
神京。未宜遠調。而天津鎮兵無多。緩急亦難足恃。奴才愚見。似
宜豫為籌畫。以備不虞。可否仰乞
聖裁。飭下東三盟蒙古各調馬隊一千名。並吉林黑龍江各調馬
隊二千名。趁此秋高馬肥。豫赴古北口一帶駐紮。明以防
西北之回匪。實以備緩急之徵調。庶平日既不至啟洋人
之疑。即臨時亦可以收倉卒之用矣。
諭軍機大臣等。伯彥訥謨祜奏請調馬隊。以備不虞一摺。所奏不
為無見。著理藩院傳知東三盟蒙古王公等。飭令各調馬隊一

千名。並著富明阿德英各調吉林黑龍江馬隊二千名。務須挑選精壯。揀派得力之員管帶。趁此秋高馬肥。迅速飭令馳赴古北口一帶駐紮。需用整裝口糧等項銀兩。先行籌款墊給。一面奏聞。由部撥還。所調馬隊。作為豫防邊外回匪之用。以昭慎密。此項馬隊到口後。著曾國藩傳諭傅振邦妥為照料。聽候調遣。古北口距熱河甚近。並著庫克吉泰一體兼顧。

癸亥。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竊查天津滋事大概情形。業經大學士督臣曾國藩會同奴才具奏在案。二十四日。羅淑亞又給督臣照會一件。仍請將天津府縣及提督陳國瑞。自行議以抵命。不必解交刑部。無俟法國提

督到來。方於犯事地方立決等語。奴才於二十五日。入赴紫竹林。面見羅淑亞及德微理亞竭力開說。羅淑亞堅執不聽。並令德微理亞至督臣行館。稱述羅淑亞之意。必欲天津府縣及提督陳國瑞抵命。並云俟水師提督到後。即由提督出示曉諭居民。與督臣會同辦理等語。當經督臣面詰以該府縣有心傷害洋人。有何指證確據。並陳國瑞當時係路過之人。於此事毫無干涉。向其辯論。擬給照覆去後。是日並據署天津府知府馬繩武帶同本地紳民往見羅淑亞。聲訴伊等皆係津郡良民。並未滋事。羅淑亞將兩次給督臣照會。與該紳民閱看。並云如有變故。爾等遭害。

皆由地方官之故等語。二十六日。法國水師提督都伯理到津。持片通候。奴才當即前赴該兵船拜晤。都伯理與羅淑亞同見。都伯理所稱與羅淑亞無異。並據稿微理亞云。候至二十七日四點鐘時。如無切實回信。伊即晉京。將在京之法國人等帶同出京至津。隨同羅淑亞回到上海各等語。其決裂情形。露於詞色。奴才以事機緊急。當與曾國藩熟商辦法。曾國藩甚為焦急。觸發病症。前數日本屬頭暈目眩。聞知此言。嘔吐大作。歷三時之久。臥床不起。據醫家云。脈象沈重。奴才於本日辰刻。又赴督臣處看視。天津鎮陳濟清署天津道丁壽昌署天津府知府馬繩武等。一同前往。

見督臣言語稍覺清楚。精神仍形委頓。病勢增加。奴才伏思
天津地方。戰無可戰。守無可守。法國兵船。停泊在紫竹林
海河一帶。偪近東南城根。兩岸民房市屋十數萬家。且與
各國官商雜處。一經決裂。億萬生靈。橫遭塗炭。且恐震動
京師。今早督臣扶病相見。與奴才論及。自道光年間。辦理洋務
以來。時而主戰。時而主和。戰和兩歧。未有不敗之理。況目
前情形。尤與從前迥異。一國搆釁。各國連衡。兵端一起。沿
海沿江各省。防不勝防。非特無此兵力。且恐餉源立匱。天
下大局。關繫非輕。督臣憂心如焚。矢以盡瘁。奴才目覩津郡
時事。勢將決裂。督臣又病勢加重。焦急萬狀。不得不據實

瀝陳。仰求
聖恩。迅派熟悉情形之重臣。來津會辦。並請由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知照法國公使羅淑亞及住京各國公使。以維大局。
諭內閣毛昶熙著前赴天津。會同曾國藩查辦事件。所有隨帶各
員。一併馳驛前往。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崇厚奏稱。法國水師提督都伯理到津。崇
厚前赴紫竹林晤都伯理。所言與羅淑亞無異。並據德微理亞
言。如二十七日四點鐘時。尚無切實回信。伊即進京將在京法
國之人帶至天津。羅使即帶同上船赴上海等語。此時法國勢
將決裂。事機棘手。德微理亞進京一節。曾國藩崇厚總宜設法

阻止。以免人心惶惑。如業已起程。一面迅速入奏。一面飛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籌辦理。據崇厚奏稱曾國藩觸發舊疾。病勢甚重。朝廷實深廑系。此案關繫頗大。該督抱恙甚劇。恐照料或有未周。本日已諭令丁日昌星速赴津。幫同該督辦理。又以丁日昌由蘇赴津。即航海前來。至速亦須在旬日以外。因先派毛昶熙前赴天津會辦。該督等務當悉心籌畫。此案了結。總以愈速愈妙。至天津府縣等正法一節。既難照辦。而為首滋事之犯。自應趕緊緝拏。如首犯緝獲。則據理辯駁。一切自易轉圜。崇厚摺內所稱曾國藩論及道光年間辦理洋務以來。時而主戰。時而主和。和戰兩歧。況目前情形。尤與從前迥異。一國搆釁。各

國連銜。沿江沿海。防不勝防。曾國藩所論。切中情事。著與毛昶熙崇厚。熟籌辦法。總以力保和局為要。惟該國兵船業已到津。意在開釁。現亦不可不豫為防範。以備不虞。本日已諭令李鴻章帶兵馳赴畿疆。候旨調派。並令傅振邦前赴天津聽候該督調遣。其練軍及標營官兵。已令傅振邦豫為部署候調。張秋銘軍。著曾國藩仍遵前旨。星速調直。妥為布置。

又

諭。天津滋事一案。前經派令曾國藩前往查辦。業據奏請將辦理不善之天津府縣交部治罪。而法國使臣羅淑亞必欲將天津府縣立即正法。疊諭曾國藩崇厚據理駁斥。斷不能如此辦法。

本日據崇厚奏稱法國水師提督都伯理現已到津。崇厚前往紫竹林會晤。所言與羅使無異。並據繙譯官德微理亞聲稱如至二十七日尚無切實回信。即擬晉京將在京法國之人帶至天津。羅使即帶同上船前赴上海。崇厚回向曾國藩告述。適值該督病症復發。臥床不起。勢甚危篤。事機十分棘手等語。此事該使任意要挾。且以兵船恫喝。勢將決裂。本日已派毛昶熙前往天津。會同曾國藩辦理。並令丁日昌由海道赴津幫同商辦。惟該國既有兵船到津。亟應豫籌備禦。曾國藩病勢甚重。一時實乏知兵大員。可資戰守。刻下陝省軍情稍鬆。著李鴻章移緩就急。酌帶郭松林等軍。剋日起程。馳赴近畿一帶駐紮。屆時察

看情形。候旨調派。現在事勢緊急。該督務須迅速前進。毋稍遲誤。其陝省防勦事宜。即著知照左宗棠蔣志章妥籌辦理。

又

諭。天津滋事一案。前經派令曾國藩前往查辦。據法國公使羅淑亞屢次照會。欲將天津府縣及提督陳國瑞先行在津正法。此事萬難允准。已諭曾國藩崇厚據理駁斥矣。本日據崇厚奏報。並軍機大臣呈遞崇厚信函。內稱法國水師提督都伯理於二十五日午後到津。崇厚於二十六日與之會晤。所言與羅使無異。並據德繙譯聲稱。如至次日四點鐘時。尚無切實回信。伊即進京將在京法國之人帶至天津。羅使即帶同上船前赴上海。

崇厚當赴曾國藩處告知情形。該督舊症復發。嘔吐大作。臥床不起各等語。事機緊迫之際。曾國藩病軀未愈。恐難獨力支持。而中外大局所關。又不能不急籌辦法。丁日昌於洋務情形向來熟悉。該撫接奉此旨。即著尅日起程。或坐中國輪船。或坐別國輪船。迅由海道駛赴天津。幫同曾國藩辦理。該撫由海道赴津。計程尚須旬日。因先派毛昶熙前往會辦。現值事勢緊急。該撫務當兼程前進。不得稍涉遲誤。丁日昌起程後。江蘇巡撫著張兆棟護理。上海地方緊要。羅淑亞等如果前赴該處。正恐心存叵測。不可不豫為之防。著張兆棟隨時會商馬新貽。妥籌防範。毋稍大意。

又

諭。天津滋事一案。前經派令曾國藩前往查辦。據法國公使羅淑亞屢次照會。欲將天津府縣及提督陳國瑞先行在津正法。此事萬難允准。已諭曾國藩崇厚據理駁斥。本日據崇厚奏報。並軍機大臣呈遞崇厚信函。內稱法國水師提督都伯理於二十五日午後到津。崇厚於二十六日與之會晤。所言與羅使無異。並據德繙譯聲稱。如至次月四點鐘時。尚無切實回信。伊即晉京。將在京法國之人帶至天津。羅使即帶同上船前赴上海。崇厚當赴曾國藩處告知情形。該督舊症復發。嘔吐大作。臥床不起各等語。本日已諭丁日昌乘坐輪船。迅赴天津幫同辦理。並

令張兆棟護理江蘇巡撫矣。江蘇上海為洋人往來駐足之所。尤為緊要。現在羅淑亞既有欲帶在京洋人同赴上海之說。心懷叵測。亟應早為備禦。著馬新貽迅將海口應辦事宜。隨時會商張兆棟妥籌防範。不可稍涉大意。

又

諭天津滋事一案。洋人肆意要挾。勢將決裂。不可不豫為防範。天津地方。現乏帶兵大員。著傳振邦即行馳赴天津。聽候曾國藩調遣。其古北口練軍。及該提督標營官兵。並著豫為部署。聽候調遣。以備緩急。現在並未打仗。不可稍涉張皇。

甲子。大學士直隸總督曾國藩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密

寄。六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有人奏。風聞津郡百姓焚毀教堂等因。欽此。同日又奉

上諭。前據曾國藩奏。本月初六日起程等因。欽此。臣於二十三日。業將大概情形。會同崇厚恭摺具陳在案。洋人挖眼取心之說。全係謠傳。毫無確據。故彼族引以為恥。忿忿不平。焚毀教堂之日。衆目昭彰。若有人眼人心等物。豈崇厚一人所能消滅。且當時由教堂取出。必有取出之人。呈交崇厚收執。亦必有呈交之人。此等異事。紳民豈有不知。臣抵津後。查訊挖眼取心有無確據。紳民俱無辭以對。內有一人言眼珠由陳大帥自帶進京。大帥者。俗間稱陳國瑞之名

也。其為訛傳。已不待辨。原其訛傳所起。由崇厚前月二十四日。專弁到京。向總理衙門口稱有挖出眼珠盈罈之說。其時倉猝傳聞。該弁未經考實。致有此訛。其實眼珠若至盈罈。則堂內必有千百無目之人。毀堂之時。仍無一人見者。即云殘害。其屍具又將何歸。此可決知其妄者。

諭旨垂詢迷拐一案。究竟有無確據。臣查挖眼剖心。決非事實。迷拐人口。實難保其必無。天津之王三。安三。河間拏獲之王三紀。靜海現留之劉金玉供詞。牽涉教堂。在在可疑。臣前

奏係力辨洋人之誣。請發

明諭。故於迷拐一節。言之不實不盡。誠恐有礙於和局。當時另有

片奏密陳迷拐之可疑。旋因慮及偶有漏洩。法使羅淑亞必致又興波瀾。洋人此時。斷不肯自認理虧。不如渾含出之。使彼有轉圜之地。臨發時將密片抽出。將來此案辦結。仍當再申前說。請令教堂仁慈堂均由地方官管轄。庶冀永弭釁端。至

諭旨垂詢傳教有礙通商一節。臣上年在京。曾與臣文祥論及傳教不宜兼設育嬰堂。文祥力言其勢不能禁遏。育嬰堂且不能禁。况能禁傳教乎。

諭旨垂詢現在辦法。臣已為昭雪挖眼剖心等事之誣。以平洋人之心。其焚毀教堂公館。業已委員興修。王三屢經翻供。現

已釋還。教民安三毛迷拐被獲。因獄詞未定。而該使索之甚堅。亦經暫行釋放。至查拏正兇。措手稍難。已飭新任道府拏獲九名。拷訊黨與。至俄國誤傷三人。前經委員與俄國領事官孔氣商酌。每傷一人。給予卹銀五千兩。該領事當以請示國主為辭。昨經臣處動用公牘。再為詢商。惟法使羅淑亞必欲將天津府縣及陳國瑞三人擬抵。經臣照覆該使。府縣並非有心與洋人為難。陳國瑞不在事中。仍復曲徇所請。將該府縣奏交刑部治罪。昨據該使照會。仍執前說。必令該三員抵償。又遣繙譯官德微理亞來臣處面稱。必如照會所言。方不決裂。臣與辯論良久。問該使稱府

縣主使。究有何據。德徽理亞不能指出。然其辭氣始終狡執。未就範圍。臣查府縣實無大過。送交刑部。已屬情輕法重。該使必欲擬抵。實難再允所求。由臣處給予照覆。另錄送軍機處備查。彼若不擬搆釁。則我所斷不能允者。當可徐徐自轉。彼若立意決裂。雖百請百從。仍難保其無事。

諭旨垂詢近日民情。雖經臣疊次曉諭。而其疾視洋人。尚難遽予解化。良民安分畏事。每欲自衛身家。莠民幸災樂禍。輒欲因亂搶奪。浮動之意。至今未定。故有邀集眾紳。往見羅使者。亦有撕毀教堂告示者。現有銘軍二千人在此彈壓。當可無虞。但臣舉措多不愜輿情。堪內疚耳。

諭旨詢及崇厚如可交卸。即著先行來京。現在辦理雖有端倪。羅

使尚未應允。臣於夷務素未諳悉。且病勢日深。崇厚與洋

人交涉已久。無事不熟。應請

飭令該侍郎暫緩赴京。留此會辦。俾臣不至僨事。於大局實有裨

益。

曾國藩又奏。臣正繕摺間。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六月二十

五日奉

上諭曾國藩崇厚奏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等因。欽此。臣查此

次天津之案。事端宏大。未易輕易消弭。中國目前之力。斷

難遽啟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臣於五月二十九日。

覆奏摺內。曾聲明立意不與開釁。兩月以來。

朝廷加意柔遠。中外臣民。亦已共見共聞。臣等現辦情形。仍屬堅持初議。而羅酋肆意要挾。卒未稍就範圍。

諭旨所示洋人詭譎性成。得步進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將來何所底止。是欲弭釁而仍不免啟釁。確中事理。洞悉敵情。臣等且佩且懍。目下操縱之權。主之自彼。誠非有求必應。所能潛弭禍機。此後彼所要求。苟在我稍可曲徇。仍當量予轉圜。苟在我萬難允從。亦必據理駁斥。惟洋人遇事專論強弱。不論是非。兵力愈多。挾制愈甚。若中國無備。則勢燄愈張。若其有備。和議或稍易定。現令張秋全隊九千人。拔赴

滄州一帶。略資防禦。李鴻章前在潼關。臣已致函商論。萬一事急。恐須統率所部。由秦入燕。此時陝回屢受大創。若令李鴻章入陝之師。移緩就急。迅赴畿疆。辦理自爲得力。英法兩國水師提督。頃已均在大沽。其請示國主。旬日內當有覆信。法國若僅與津人爲難。則稱兵必速。若要求無厭。直與

國家爲難。則搆兵較遲。李鴻章若於近日奉

旨。移軍東指。當不嫌其遲緩。臣於洋務素未研求。昨二十一日。眩暈之病。又復舉發。連日心氣耗散。精神不能支持。目光愈蒙。二十六日。崇厚來臣處面商一切。覩見臣昏暈嘔吐。左

右扶入臥內。不能强起陪客。該大臣已有由京另派重臣
來津之奏。臣自咸豐三年帶兵。早矢效命疆場之志。今茲
事雖急。病雖深。而此志堅定。竟無顧畏。平日頗知持正理
而畏清議。亦不肯因外國要挾。盡變常度。
朝廷接崇厚之奏。是否已派重臣前來。應否再派李鴻章東
來。伏候
聖裁。抑臣更有請者。時事雖極艱難。謀畫必須斷決。伏見道光庚
子以後。辦理夷務。失在朝和夕戰。無一定之至計。遂至外
患漸深。不可收拾。
皇上登極以來。外國盛强如故。惟賴守定和議。絕無更改。用能中

外相安。十年無事。此已事之成效。津郡此案。因愚民一旦憤激。致成大變。初非臣僚有意挑釁。儻即從此動兵。則今年即能倖勝。明年彼必復來。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勢難盡備。

朝廷昭示大信。不開兵端。此實天下生民之福。雖李鴻章兵力稍強。然以視外國之窮年累世。專講戰事者。尚屬不逮。以後仍當堅持一心。曲全鄰好。惟萬不得已而設備。乃所以善全和局。兵端決不可自我而開。以為保民之道。時時設備。以為立國之本。二者不可偏廢。臣此次以無備之故。辦理過柔。寸心抱疚。而區區愚慮。不敢不略陳所見。

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藩奏遵旨覆陳一摺。洋人挖眼剖心之事。據稱查無確據。崇厚亦無消滅情節。此事著毋庸議。至滋事正兇。現已拏獲九人。即著曾國藩督飭道府悉心研究起釁根由。如尚有未獲黨與。仍一面隨時緝拏。嚴行懲辦。自不難折服洋人之心。而操縱亦易為力。崇厚與洋人交涉日久。此時情形正緊。著准其暫緩來京。與曾國藩妥籌辦理。天津府縣擬抵一節。斷難允准。該督照覆羅淑亞之言。亦頗詳晰。該使當不至固執前意。設詞要求。已派毛昶熙赴津會辦。該尚書於七月初二日起程。抵津後一切應辦事宜。著該督等與之斟酌緩急相機籌辦。昨諭李鴻章酌帶所部。尅日馳赴近畿一帶駐紮。以為津郡

聲援。曾國藩現又令張秋全隊拔赴滄州。如此布置。當足破洋

人恫喝之謀。該督等務於勢未決裂之時。竭力籌維。以期速了。

片內所稱善全和局。以為保民之道。備豫不虞。以為立國之本。

甚屬曲中事理。即著該督堅持定見。悉心經營。用全大局。

工部尚書毛昶熙奏。竊照天津一案。現在亟難完結。又值

大學士直隸總督臣曾國藩舊病舉發。力難支持。欽奉

諭旨。派臣馳赴天津。會同大學士直隸總督臣曾國藩查辦等因。

臣 渥荷

簡任。自當恪遵

諭旨。趕緊束裝。馳赴天津。會同督臣曾國藩察看情形。並隨時函

商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等妥籌辦理。飭下法國使臣羅淑亞精兵要挾。肆意鴟張。臣到津後。總與督臣曾國藩力持正議。杜其格外要求。然和局固宜力顧。變端亦當豫防。且必即日豫備戰守事宜。庶可懾其驕張之氣。再一面設法轉圜。或可冀其就我範圍也。茲謹定於七月初二日由京起程。理合恭摺陳明。叩求

聖訓。俾有遵循。

御批。知道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三